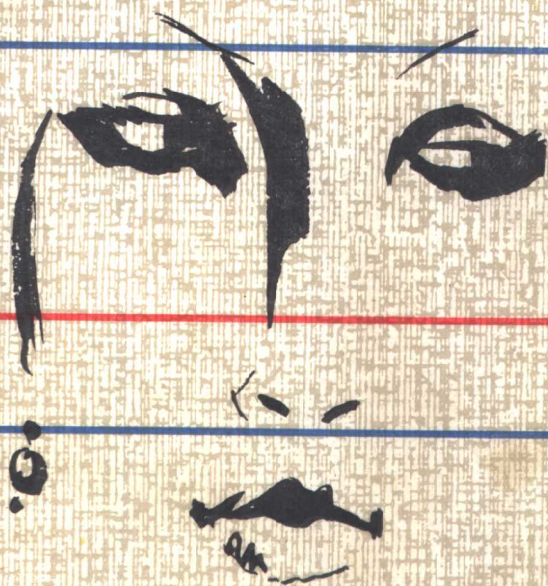


法国短篇小说选



法国短篇小说选





封面设计：张守义

法国短篇小说选 上

艾珉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法国短篇小说选 下

艾珉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法国短篇小说选(共两册)

Faguo Duanpianxiaoshuo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68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5\frac{13}{16}$ 插页 4

198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530

ISBN 7-02-000693-6/1·694

定价 9.55 元

法国短篇小说巡礼(代序)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短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日益受到读者欢迎,也日益引起作家们的重视。虽然和长篇小说相比,短篇小说因容量的限制,难以反映历史长河波澜壮阔的画面和社会生活错综复杂的矛盾,也难以塑造充实完整的人物形象。但这种文学体裁却自有其精细微妙的手段,可以通过截取生活的某一断面,反映时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提出某个意味深长的命题,即所谓“借一斑略知全貌,以一目尽传精神”^①。一篇好的短篇小说,思想深度可以不亚于长篇,而由于篇幅短小则要求构思更巧妙,内容更集中,语言也更精练。

法国文学史上,短篇小说的地位不如美国短篇小说的地位显著,真正以短篇小说闻名于史的作家为数并不很多,但几乎所有的大作家都写过一些精彩的短篇,足以构成法国短篇小说的独特体系。本书汇集了法国三十位名作家的四十七篇杰作,从中可以看出短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在法国的发展脉络和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艺术特点。从十六世

^① 鲁迅:《〈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第104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纪玛格丽特·德·纳瓦尔的《七日谈》开始，下线展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萨特。至于战后的作品，则已选入《法国当代短篇小说选》^①，不包括在这个选本的范围之内。

短篇小说浩如烟海，优秀作品的数量也很可观，要编出一套理想的选本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本书编选者不敢妄想满足各种视角的需要，只求突出各个时代不同流派作家的特色，使这一选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法国小说大师们艺术风格的巡礼，让那些工作、学习繁忙的读者耗时不多而能对法国短篇小说艺术获得一个概略的印象。

法国短篇小说源于中世纪的韵文小故事，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才初具雏形。当时的短篇小说其实就是故事，单纯叙事，没有任何写景、抒情的成分。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之姊玛格丽特·德·纳瓦尔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短篇小说家。她的短篇故事集《七日谈》从内容到形式都模仿卜伽丘的《十日谈》。只是远不及《十日谈》那么辛辣锋利。玛格丽特代表人文主义者中温和派的立场。她的小说强调关心人、爱护人，提倡爱和宽容，谴责中世纪的野蛮和残暴，赞扬人类为谋求自身幸福所进行的斗争。《贞洁的少女》是《七日谈》中较典型的一篇，描写一个出身微贱但却懂得自尊自爱的少女如何在爵爷面前保持了自己人格上的独立，终于赢得了爵爷的敬重，并为自己求得了幸福。

① 《法国当代短篇小说选》，金志平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

与玛格丽特同时代，且担任过她的秘书的德佩里埃也是一位短篇小说家，他的短篇故事集《新的娱乐和愉快的谈话》在他死后十五年才出版，他对宫廷贵族的批判揭露比玛格丽特泼辣大胆，作品所宣扬的生活哲学更具文艺复兴时期反禁欲主义的特色，艺术风格也与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拉伯雷较为接近，只因资料缺乏，在本书中未能入选。

十七世纪是古典主义时代。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庇护下，戏剧事业空前繁荣，小说相对说来不那么引人注目。市民文学中小说固然占了相当大比重，但短篇小说基本上没有跳出滑稽小故事的框架。当时真正称得上对小说艺术有所建树的，当推拉法耶特夫人。她的小说在心理刻画上显示了自己独创的风格，被认为是法国心理小说的前驱。她重视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感情风暴，而漠视对景物、衣着及一切外在事物的描绘，这一手法受到十九世纪作家斯丹达尔的赞赏，后来在他笔下得到充分的发挥。拉法耶特夫人的代表作是中篇小说《克莱芙王妃》。本书所选《蒙庞西埃王妃》是她的优秀短篇，写得细腻真切，哀婉动人。小说以十六世纪查理九世时代为背景，描写一位美貌绝伦的王妃如何因理智向感情让步而招致不幸：她断送了最忠诚的朋友，失去了丈夫的敬重，而她所倾心相爱的情人又对她变了心，一连串的打击终于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作者虽意在告诫女性节操自守，实则从另一侧面暴露了贵族社会婚姻的不幸。

十八世纪启蒙时代是思考的时代，文学上也处处体现了这一特色。启蒙时代的文学家同时也都是哲学家和思想家。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是他在文学体裁上的一大创造，也是他的作品中最富生命力的一部分。虽然他的主要创作活动是悲剧和史诗，而真正传之久远的却是被他自己称为“游戏之作”的哲理小说。这些作品充满睿智，文笔犀利，充分体现了法兰西民族的批判精神和机智、俏皮、揶揄、嘲讽等性格特点。表面看去似乎荒诞无稽，纯属虚构，实际上是现实生活的提炼和浓缩，意在揭示现实的本质，启发人们进行深入思考。《如此世界》又名《巴布克所见的幻象》，是伏尔泰的第一篇哲理小说。小说以神话的形式，高度凝练地阐述了作者对法国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其结论是：“虽然不是一切皆善，也不是一切皆恶，还得让世界如此这般下去。”

启蒙时代另一思想家狄德罗的小说同样具有浓厚的哲理性，但不象伏尔泰那样借助奇幻的色彩和想入非非的虚构，而是以现实的人，现实的事，提出现实生活中令人困惑或苦恼的问题。狄德罗习惯于采取对话和辩论的形式，运用妙趣横生的语言探讨种种社会问题。他的小说不仅具有十八世纪哲理小说那种叙事生动、说理明晰、对话机智俏皮等一般特点，且在形象塑造和情景描绘上有所突破。特别是中篇小说《拉摩的侄儿》，标志着一种多角度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进入文学领域。《这不是故事》被认为是法国现实主义短篇艺术的发轫之作，从中也可看出狄德罗小说艺术的一般特点。狄德罗的小说基本上都属于问题小说性

质，但他往往只提出问题，而不试图代替读者回答问题。

除伏尔泰和狄德罗外，十八世纪还有相当一批知名的小说家，如勒萨日、马利伏、普雷沃、卢梭、贝纳丹·德·圣皮埃尔等，都对小说艺术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卢梭和圣皮埃尔，在一向以叙事为主的小说中，大量增加了自然景物的描绘和诗意的抒情成分，使小说艺术面目一新，对后来的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这些作家仅从事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创作，未见有出色的短篇，因而未能入选。

十九世纪是法国文学高度繁荣的时期，各类文学体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极大的丰富和发展。短篇小说愈来愈脱离故事的范畴，而融入了诗歌、戏剧、绘画、雕塑等多种艺术的特点，增添了情景描绘、性格塑造、感情抒发、哲理探讨等多种表现手法。从此叙事已不是小说的唯一特征，情节也不是吸引读者的唯一手段，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界限也愈来愈难划分了。

十九世纪前期的浪漫派作家强调激情在作品中的地位，热衷于表现炽烈的感情、非凡的性格、孤独的灵魂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夏多布里昂的中篇小说《阿达拉》和《勒内》被认为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开山之作，书中美洲原始森林的奇异风光和忧郁感伤的情调，对当时的读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阿邦赛拉琪末代王孙的艳遇》和《阿达拉》、《勒内》一样选自他的名著《基督教真谛》，其构思及技巧也决不在

《阿达拉》、《勒内》之下，可以说是他最优秀的短篇。夏多布里昂笔下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将信仰置于爱情之上。意在颂扬宗教信仰的巨大威力。夏多布里昂的散文如诗、和谐优美、音韵悠扬，虽词藻过于华丽、雕琢，仍不失为法国文学史上令人瞩目的抒情篇章。

维尼与夏多布里昂同属贵族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其艺术风格迥然不同。夏多布里昂文风夸张浮艳，维尼则用笔严谨，且颇富哲理。他意识到旧制度的覆灭无可挽回，作品中充满绝望情绪和阴郁的孤独感。他歌颂“高度坚忍的傲骨”，主张“默默地忍受痛苦而死去”。《洛蕾特或火漆印的故事》选自他著名的短篇集《军人的荣誉与屈辱》，主题是揭露督政府时期虚假的言论自由。小说由于着意铺陈了男女主人公天真无邪的心灵和纯洁动人的爱情而产生了惊心动魄的悲剧效果。

与夏多布里昂、维尼等贵族作家不同，具有民主倾向的雨果和乔治·桑的作品极少悲观情调，而是充满积极的理想色彩。雨果以人道主义为尺度批判社会的不公，呼吁正义、善良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他对社会问题极为关注，对人民的苦难寄予无限同情。雨果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创作生涯达六十余年之久，在诗歌、戏剧、小说、政论诸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但小说方面仅以长篇见长，短篇小说无出色成果。本书所选《克洛德·格》是他在三十年代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一篇社会小说，后来成为长篇名著《悲惨世界》构思的基础。乔治·桑的思想深受空想社会主义影

响，作品中渗透着对劳动者的尊敬和对等级观念的蔑视。她的创作同样以长篇小说为主，短篇小说为数寥寥，但《侯爵夫人》堪称浪漫派的短篇杰作。这篇充满浪漫情调的爱情故事，无论艺术风格或思想内容都充分体现了乔治·桑的个人特点：冲动的热情，细腻的感受，流畅的文笔和几乎贯穿在她所有作品中的平等观念。

相对而言，缪塞在短篇小说上比雨果、乔治·桑技高一筹。他首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剧作家，小说数量不多，却能以质取胜。《咪咪潘松》成功地勾画了巴黎小女工的形象（小说的副题就是“巴黎小女工的素描”）。这一巴黎特殊阶层人物在十九世纪文学中经常出现，缪塞笔下的潘松是写得最鲜明、生动的一个。作者以同情和理解的态度，既描写了她们的荒唐不羁，同时也刻画出她们善良的本性和高尚的品格。缪塞是浪漫派中最有个性的一位作家，他的小说和他的戏剧一样，写得活泼潇洒，别具一格。轻松却不流于轻浮，俏皮而不失认真、严肃。

奈瓦尔属于浪漫派中具有唯美倾向的作家，作品以诗歌、散文为主，也写小说。《西尔薇》是他最富魅力的作品之一。这篇抒情散文式的小说描述了作者故乡瓦卢瓦的自然景色和作者少年时代的恋情，全篇充满奈瓦尔所特有的那种梦幻色彩，似梦非梦，似现实又似超现实，对后来的象征派诗歌及超现实主义文学曾产生重要影响。

总之，法国浪漫派作家在丰富短篇小说艺术上，都各自作出了一定贡献。但一般说来，浪漫派作家在诗歌方面的

成就高于小说，小说领域内短篇的成就又远不及长篇。浪漫主义时期真正在小说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是被后人称作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巴尔扎克、斯丹达尔和梅里美。这三位作家都曾参与浪漫主义运动的参加者，而在创作实践中却和浪漫派分道扬镳。

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是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同步反映时代进程的伟大典范。他们的创作同样以长篇为主，但不乏中短篇杰作。巴尔扎克实际上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最多产的中短篇小说家。他的《人间喜剧》至少有三分之一属中短篇小说类型。斯丹达尔的中短篇作品主要是以意大利轶事为题材的一组小说，被后人结集出版，题名《意大利遗事》。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有许多相通之处。他们同属观察力、思考力极强的作家，对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伟大历史转折有着敏锐而深刻的判断；他们同样重视典型化的方法，善于通过塑造典型以更集中、更概括、更强烈、更鲜明地反映社会的本质面貌。但在思维方式、艺术手法上，他们又各有特色。巴尔扎克更倾向于对社会整体和人性的研究，斯丹达尔更关注现实政治斗争；巴尔扎克热中于观察、透视和剖析，斯丹达尔习惯于集中概括和推理判断；巴尔扎克善于在纷纭复杂的现实关系中展示人物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斯丹达尔则以刻画内心世界作为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因而巴尔扎克作品中似乎必不可少的种种琐细的描写，在斯丹达尔的作品中是完全见不到的。他象拉法耶特夫人一样，省略了一切外在的

事物，诸如街道、房屋、服饰、自然景色……等等，而把笔力全部运用于表现人物的内心冲突。

短篇小说《法尼娜·法尼尼》是《意大利遗事》中流传最广的名篇，无论思想内容或艺术手法都颇能反映斯丹达尔的特点。小说以意大利烧炭党人反抗奥地利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为背景，将主人公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一方是完美的爱情和巨大的财富，另一方是需要以生命作代价的正义事业。在短短的篇幅内，意大利人炽烈的情感和奔放的性格，席卷欧洲的民族解放斗争风暴，爱国志士在生死考验面前作出的英勇抉择，都在作家雄健的笔锋下得到深刻、强烈和惊心动魄的表现。

至于巴尔扎克的作品，由于太丰富、太复杂，倒很难选出真正的代表性名篇。本书所选三篇作品，仅能反映作者几个不同的思想侧面和几种不同的艺术手法。《玄妙的杰作》是一篇充满辩证法的哲理小说，颇能显示作家深邃的思想和凝重的风格。小说描写一位画家怀着狂热的信念，探索一种使绘画传达出人物的生命运动和思想感情的艺术。当他在理智的限度内运用他的技艺时，他创造出无比的杰作，而一旦把他的理论推向极端，把色彩的作用夸大和绝对化以后，却陷入可悲的荒谬境地。他毁坏了本来可能成功的艺术，最后也毁灭了自己。《红房子旅店》属社会哲理研究，着意揭露拜金主义对人心的腐蚀和资本原始积累中罪恶的普遍性。突出地表现了作家的心理分析才能。《无神论者望弥撒》中塑造的挑水夫布尔雅，是《人间喜剧》中最动

人的形象之一，这位穷苦的奥弗涅人，以他二十二年辛苦劳作的积蓄，供一个萍水相逢的大学生求学而不贪图任何酬报。在作者看来，惟有宗教对心灵的净化作用，才能使人达到这样高尚纯洁的精神境界。

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是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但又都生活在大革命以后那个充满英雄梦想和浪漫激情的时代，所以他们的现实主义艺术也都染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激情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大都具有强烈的感情和非凡的个性，或者赋有某种出类拔萃的品格和才能，这些人物对待生活是一种积极的、进取的态度，时时刻刻有所期待，有所追求，因而对周围的现实也总是有所不满，有所批判。这两位作家本人也一样，他们并不是消极地谱写现实，而是怀着各自的信念，热切地盼望出现一个容许个人才智得到充分发展的“理想”社会，并深信自己在当代历史中应当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他们热情地投入现实生活，密切注视历史的进程，猛烈抨击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努力探索比较合理的未来。

梅里美的情况有所不同，他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的艺术家，一位考古学者。他不象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那样热情关注现实生活，也没有高瞻远瞩的社会理想。他无意于对社会进行整体的观察，也无意于探讨当代生活中的本质矛盾。他的雅趣引导他从古代废墟或各地风土人情中发掘题材，而对现实矛盾则常常显得超然物外。虽然他也写过一定数量有批判揭露意义的作品，但就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他无

法与前述两位大师相提并论。但梅里美是十九世纪前期唯一以中短篇小说闻名于世的作家，曾为法国中短篇小说艺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中篇小说《卡门》、《高龙巴》，短篇小说《马特奥·法尔科纳》、《塔曼戈》和《伊尔的美神》等，都是在全世界脍炙人口的作品。梅里美是一位具有特殊魅力的作家，他的风格典雅严谨而不矫揉造作，文笔优美、细腻且又清新洗练。虽然他处在浪漫主义文学浪潮之中，却丝毫没有沾染浪漫派夸张、华丽的文风，他厌恶浪漫派的感情泛滥，主张以冷静、客观的叙述代替一切，他要求作品只陈述事实，不带丝毫感情色彩。这种艺术手法不仅与酷爱展示个人情感的雨果、乔治·桑截然不同；与充满激情的巴尔扎克、斯丹达尔也大异其趣。巴尔扎克喜欢在作品中发议论、抒情怀，斯丹达尔的作品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作者本人的热情与爱憎。而梅里美的艺术功力，却能以不动感情的叙述，达到震撼读者心灵的效果。如《塔曼戈》中，作者自始至终不发议论，也无一声感叹，仅用客观叙述的态度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惨无人道的奴隶买卖展陈在读者面前，其效果之强烈，比一席控诉更令人震惊。《马特奥·法尔科纳》和《伊尔的美神》，同样也显示了这一特点。这种艺术方法后来在福楼拜笔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就狭义的现实主义艺术而言，梅里美的现实主义似乎比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更加纯粹。但梅里美毕竟也生活在浪漫主义时代，不可能完全摆脱浪漫主义的影响。表现在题材选择上，他偏爱异国情调和惊心动魄的非常事件，偏爱与文明社会相对